

那些年， 我们本来没有上华文课的课室

文/ 李翰章

彭亨州文德甲人。彭亨淡马鲁阿布巴卡中学华文老师，教书至今已20年。教书之余，还喜欢听歌和创作。2000年，和姐夫创作的《眼睛》获得千禧全国童谣创作比赛冠军。他写过给容祖儿《放爱自由》等等，出过两张儿歌专辑《儿歌鹰熊会》和《大妖怪》，有机会进录音室录音，圆了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

他亲自找了新村村长，结合人脉财力，把其中废置的厕所，重新打造成可以容纳40人的华文课室……



现在的华文课室

时光和生命最美的交汇是，在这辈子留下许多刻骨铭心的画面。从年轻的愤慨到年长的唏嘘，不再是时不予我的不甘愿，而是一步一脚印踏实去走过每一天。

我已经教书20年了，在国中执教快步入第13年。

回看那些日子，其实还无法做到云淡风轻的洒脱，因为教育就是要有血有肉才真正有意思。

当然我经历过的一切，也许在很多老师看来没什么，因为遭遇都一样，所以谈感受，纯属勾起大家的共鸣一笑：嘿，原来我们都是是一样的。

四处游走，寻觅空的课室

当初踏进这所国中的门槛，很惊讶，原来上华文课的师生是游牧民族，没有一间固定的课

室，得每时每刻看哪里有空的课室，就往哪里上。

有时暂借一节课的空课室，在他们回到班后，我们就必须另外找地方，不然就得在食堂上课，往往筷子都会沾到食物的酱汁。

学生很多时候忙找课室上课的时间比上课更长。很难得找到一间以为可以使用久一点的课室，劳师动众搬椅子桌子，摆好了位子，却在一两天后，接到通知：“那间课室不能给华文班上课。”我们又重复寻寻觅觅的动作。

我的白衬衫在进了不同的课室后，袖子、领子在肮脏的角落触碰，留下了很深的污渍，爹娘调侃我怎么像是做苦力的。

那段时间，很苦，但是和学生有一种革命情感，心里总有一种我们当自强的毅力。

终于有了专属课室，爱不释手

终于，用学生的优秀成绩，向校长极力争取，要到了一间只能容下20人的小房间当华文课室，而学生硬是挤成35人以上，水泄不通，也乐此不疲。

我们总在汗流浹背的气氛下上课，特别能感受古人诗词歌赋里的郁闷情结，还真的体验到什么叫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

大家都很爱这间课室，悉心粉刷很美的壁画：一双能飞的翼，一座能打给未来的电话亭。真的很美，大家每次放假前偷偷带手机来，打卡，留念。

这所国中有一些很亲切的友族老师，知道我这个唯一的华文老师有点热血，常常尽量给我最好的援助。其中一位是莫达老师（Cikgu Mokhtar），他亲自找了新村村长，结合人脉财力，把其中废置的厕所，重新打造成可以容纳40人的华文课室。

他说：“李老师，你可以和孩子在这里上课，谁也不可以用这间课室，你们专属的……”

因为他，我们才有了一个很美、很大、很舒服的课室，正式向“游牧民族”的日子挥别。

国中，我大半辈子执教生涯的所在。我不想咬牙切齿地去度过，因为生命不该耗费在埋怨中、在痛苦里面打转。

唯有转念，才能真真切切和教学紧扣。教育，本来就是要步步为营，去用心打造，但我还是可以选择昂首挺胸，面对苦难也要咬紧牙关撑下去。